



南海诸岛史地研究

韩振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7

2

南海诸岛史地研究

韩振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南海诸岛史地研究

韩振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中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8.75印张 213千字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80050-777-7/K·112 定价: 16.00元(精)
9.80元(平)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边疆史地文库》序

《中国边疆史地文库》是集专题研究、论集和资料于一体的大型丛书，从今年开始陆续奉献给读者。

这部文库融汇着其创作者和组织者的心血，更凝聚着他们深沉的、久远的思索。从历史上看，中国边疆紧紧牵动着中华民族的神经。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各代之兴衰、治乱，无不与中国边疆情势密切相关，因而历代统治者和仁人志士对边疆之开发经营、地利险夷、区划沿革、驻防兵制、政教措施、民族政策等都十分重视。迄近代，列强窥我堂奥、踏我门户、擅开边衅。中华儿女为护疆卫土，与侵略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以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近代中国边疆与中华民族的同步危机，使世人逐步认识到：能不能处理好边疆的各种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安危。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学者发扬爱国主义和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潜心研究边疆问题，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边疆研究显有成绩，出现了不少允称上品之作。但是，不必讳言的是：研究成果仍远不能贍天下之需，亦不足以供民族之鉴；有些领域的研究特别是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一度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被视为禁区，以致我国的边疆研究特别是边界研究仍赶不上我邻国的研究势头。为了扭转上述落后现状，中国边疆研究者迫切需要集中优势、通力合作。

承担着组织、协调全国边疆史地研究任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担负了《中国边疆史地文库》的组织和主编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有关专家学者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下,终于将文库编辑出版,这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和中国边疆史地学的繁荣,无疑是一个推动。文库的选题力求体现中国边疆史地学的特点,以推动本学科的发展;文库的内容力求使世人“察古而知今”,以唤起人们对边疆的繁荣和边疆民族的振兴的强烈责任感,强化世人的领土、主权意识。

虽然一个有价值的课题的提出,一个启人心智的思考角度的开拓,都是对文化的永恒积累的贡献,但是对研究对象的阐述和说明都不会有终极的结论。因此,这部文库既为一代学人深入探索提供一些方便,也需要一代学人的检验。同样,中国边疆史地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后起的学科,既需要一代学人的继承,也需要一代学人的创新。在深化改革的形势下,探索和创造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新格局,使她更加贴近现实、发挥更大的社会功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恰恰是我们组织、主编这部文库的目的所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92年4月

序 言

韩振华先生(1921—1993年)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对中外关系史和南海诸岛史地都有精湛的研究,造诣很深。他历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副所长,中外关系史博士导师、国务院第二届学位委员会历史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会长等职,是一位深受学术界尊敬的学者。

韩先生早在大学时代,就对南海史地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5年,他在福建协和大学学习时发表的《唐代南海贸易志》是他研究南海问题的处女作。此后数十年间,围绕着南海诸问题,他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8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以极大的热情,集中精力投入了南海诸岛历史地理的研究,主编和参加撰写了《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等书。这些著作,以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高度的学术水平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南海诸岛史地研究》,收入论文11篇,大多数是他80、90年代撰写的。其中《南沙群岛史地研究札记》,是韩先生在病中陆续写下,去世后由其博士生李金明副教授根据部分原稿整理而成的。这部论文集,可以说是《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的姐妹篇。出版这部论文集是韩先生的遗愿。1993年初,韩先生病重时,曾嘱咐要把他有关南海诸岛研究的文章和手稿,集中起来,整理出版。韩先生

病逝后，韩夫人即遵照其遗愿，将这些文章重抄，校对，并编写了《韩振华先生论著目录》和《韩振华先生的外事活动》，附于书后，目的在于使读者对韩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就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1994年5月，我收到了这部书稿。拜读之后，对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精湛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十分敬佩。这是作者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是一部品位相当高的学术著作，它代表了我国南海诸岛研究的新水平，是先生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遗产。韩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他在中外关系史和南海诸岛史地研究中的巨大贡献，将长留人间，永远为后人所景仰。

吕一燃

1995年12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目 录

序言	吕一燃
我国历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限	(1)
从近代以前中国古籍记载上看南海诸岛	
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51)
宋代的西沙群岛与南沙群岛	(68)
南沙群岛自宋以来便已归属中国	(76)
宋元时期有关南沙群岛的史地研究	(92)
南海九岛(九峙)和九洲洋	(104)
南沙群岛古地名考	(122)
南沙群岛史地研究札记	(130)
海南栅(西沙群岛)与青廉头(中沙群岛最北部)考	(151)
摆葛鑽、摆长沙今地考	(154)
郑和航海图所载有关东南亚各国的地名考释	(181)
附录一:韩振华先生论著目录	(262)
附录二:韩振华先生的外事活动	(270)

我国历史上的南海海域及其界限

今天我国南海,即昔日中国之境的南海,在历史上,有没有这个海的海域界限?如有界限,即以何处海面,作为这个海的海域界限?而且,这个海的海域界限,与今天南海的海域界限,是否相同?这些问题,亟需解决,才能有助于今后我国南海海域的划定。

历史上,有关我国南海海域的记载,颇为分散,有些资料还需要略作稽古勾沉的工作,才能还原。率尔操觚,舛误之处,深盼指正。

一、汉唐间中国之境的涨海(南海别名)之界限 和宋代以来的涨海之界限及其演变

先秦时代,《诗经》中已出现“南海”这个字^①,但是南海所指范围,则与《禹贡》中的“南海”,同样难以肯定^②。秦汉以来,今广东省南至海这个海——南海,史籍上也屡有记载^③,并建置南海郡,治所设在今之广州^④,但是,有关南海海域的范围,仍然付诸阙如。

东汉以来至隋唐,相当于今天南海范围的这个海,称为涨海,所谓“按南海、大海之别(名),有涨海”^⑤,涨海以外,称为大涨海。大涨海为外国之境,于是乎,有外国之境的涨海——大涨海,和中国之境的涨海^⑥。

在外国之境的涨海——大涨海——之中的国家,在六朝时代自扶南(包括今天柬埔寨)以下的海面算起,计有:诸薄国,自然火洲^⑦,又有屈都昆、九稚、典录等国^⑧。降至明代,有东、西洋“诸国罗列涨海外”^⑨,这是说,东、西洋诸国罗列于中国之境的涨海以外。

以具体国家来说“暹罗、爪哇，隔越涨海”^⑧，也就是说，隔着涨海或越过涨海，才到泰国、印尼。

中国之境的涨海，据《后汉书》说：“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⑨。我国政府早在后汉就对中国之境的涨海海域定期“行部”（巡视）^⑩。六朝时代，我国发生国内战争时，涨海也是双方用兵场所之一，所谓“虎骑鹜隰，舟师涨海”^⑪，就是指东晋末年刘裕镇压农民起义军卢循的涨海战役。所以涨海当做我国边远的南徼，并以涨海对比于我国边远的北徼要塞的紫塞、雁门，所谓“南驰苍梧、涨海，北走紫塞、雁门”^⑫，即此之谓。今天，西沙群岛出土文物当中，有六朝时代的瓷器，足以证明六朝时期的西沙群岛，确与我国发生不可割裂开来的血肉关系。^⑬

涨海既然包括中国之境的涨海和外国之境的涨海，那么，以何处作为中、外之境的界限？

先说外国之境的涨海这个海的海域，到达何处。一说，涨海无涯岸^⑭；一说，止于顿逊，过此，舶未得曾过^⑮。由于外国之境的涨海，其南限与本文无关，暂不详谈；其北限，乃与中国之境的涨海交界。下面就中、外交界的涨海界限专门再述。

涨海这个名称，据《博物志》说：“茹而不吐，满而不溢，故涨之名归之”^⑯，或说此海“善溢，故曰涨海”^⑰。相传周时越裳氏听到这个海已经有三年出现了“海不波、溢”^⑱，便认为这是了不起的祥瑞。后来，又相传后汉时马援积石为塘^⑲（一说积石为坻，一说积石为堤），自从有了石塘（石坻或石堤）以后，“可以遏海波，自是不复遇海涨”^⑳，积石为堤以遏海波，不遇海涨、海溢的石塘，即万里石塘。据屈大均《广东新语》说：“万里石塘，盖天地所设，以堤防炎海之溢者，炎海善溢，故曰涨海”。^㉑日后万里石塘范围，东起潮州或琉球^㉒，经历今之东沙、中沙群岛，西止于今之西沙群岛，都叫做万里石塘。在涨海中积石为塘的范围，应和上述万里石塘的范围一样，都包括今天的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这三个岛群及其海面。

关于涨海石塘的传说,有些记载把它挂在秦始皇的海上之游的名项下^⑤。据《三齐经略》说:海中有石塘,乃因秦始皇欲到海上观日出,于是“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辄鞭之,皆流血,至今,石悉赤”^⑥,也就是说,至今石塘之石,其所以是赤色,相传其因在此。日后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说:来中国的“船,若近外罗(今越南的广东列岛),对开贪东七更,便是万里石塘,内有红石屿不高”^⑦。这里的万里石塘,距外罗贪东七更,是指西沙群岛或仅指永乐群岛,后者至今仍被称为石塘,所谓之“石悉赤”,或“石塘内,有红石”,都是承沿古人对石塘的传说,说不定是由于西沙群岛尤其是永乐群岛在较为深一些的礁盘里,有红色珊瑚,如血一样的鲜红,红珊瑚礁,坚硬似石^⑧,遂有石塘之“石悉赤”(即石塘之内有“红石”)的传说。

中、外涨海的界限,就以传说中的“积石为塘”的石塘,或“驱石下海”的石塘作为界限,界限内为中国涨海,自是不复遇海涨或海溢——这是传说中所神往的祥瑞,至于中国涨海以外的外国涨海,还是照样地出现海涨或海溢。可以说,中、外涨海的界限,早先是以石塘(万里石塘)的分布之广而给它以具有某种神秘化的神异或祥瑞的传说。另一方面,这也是当时的海上地理知识只局限于日后西洋航道这方面^⑨,才把航海危险地带的东沙、中沙、西沙群岛及其海面,一起包括在传云“积石为塘”的这个石塘(万里石塘)范围内。

关于涨海是以万里石塘或石塘作为南限,上文已经讲过,在下面着重讲一讲有关涨海南限之东的界限。宋代以前,认为中国的东面海洋界限,自北而南,是以溟海在北,渤海在中,涨海在南。总合溟海、渤海、涨海,就构成中国东南海域由北至南的边徼界限。(宋)罗泌《路史》说:宋以前中国的四维(乾、坤、艮、巽这四个方位),其中的东维,为“溟、渤、涨洋,此天地之所以限东徼也”^⑩。这里只说涨海也是“以限东徼”的一个海,至于这个界限在何处,就没说到。一般都认为涨海是东起闽粤^⑪,涨海之中的万里石塘是东起自琉球(台湾省)或广东潮州^⑫,即东部万里石塘,包括今天东沙群

岛、中沙群岛的东部及其海面。因此，“以限东徼”之南的涨海，亦应以东部万里石塘及其海面为界限，在此限之内，为中国边徼之内——中国之境——的涨海。

中国之境的涨海，此海西部的界限，在中世纪阿拉伯人的记载上也曾见过。十世纪时，阿拉伯人马素乌地《黄金草原》一书，曾说自西而东有七海，即波斯海（今波斯湾），刺儿异海（今阿拉伯海），哈儿干海（今孟加拉湾），古逻海（今马来半岛东岸之海与西岸之安达曼海），军突弄海（昔之昆仑洋），占婆海（昔之占城洋），涨海（Cankhay）^⑤。“涨海”，即阿拉伯船长莫族《印度珍异记》之书所说的“中国之海”^⑥。该书说：中国附近有一地区名叫涨海。这个海比起其他的海，是更加危险的，由于时常有大风巨浪，加以海峡、山屿（礁石）“错杂其间”，造成航行上很多困难^⑦。值得注意的是把“涨海”当做“中国之海”^⑧，说明涨海海域是归属于中国的。而且阿拉伯语的 Cankhay（一作 Sanji），是出自中文“涨海”两字的译音，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阿拉伯人所说的 Cankhay（涨海），也是应属中国之海。“中国之海”或“涨海”，在这个海中有涨海岛即中国岛。据十二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利西《地理志》说：由占婆海向东航行距离三日弱，“至涨海岛，（即中国岛）”^⑨。占婆海（占城洋）与涨海的界限很显然地，这是指昔日西面的万里石塘或今天西沙群岛以西的海面，就是占婆海与涨海之交界。十三世纪末，中国水师经过这段海面时，也说过：过了万里石塘之后，就可以经“历交趾、占城界”^⑩的海面了。这样说来，阿拉伯人所说的涨海岛或中国岛，就是指当时的万里石塘的西面——今西沙群岛；所说的航行有危险的涨海，就是指涨海西面的石塘海。今天我国南海的西北部与占婆海是紧接在一起的，其交界处，应在占婆以东与西沙群岛（涨海岛或中国岛）以西之间，说不定就是以日后占城的外罗山附近的“分水”洋，作为“以域华夷”的海面^⑪。由于中世纪阿拉伯人来中国的航程，是采用日后明清时代的西洋航道，所以他们所说的涨海或中

国之海,以及此海之中的涨海岛,仅指西部的万里石塘(西沙群岛)及其海面,即中国之境的涨海的西南界限(在今天我国南海的西北部),至于涨海的南限和南限之东,阿拉伯人就没有什么记载了,只说涨海一直抵达中国海岸,此海向北、向东,均至无际^④。

总之,中国之境的涨海,其南面是以石塘亦即万里石塘及其海面为界限。涨海的南限之东,为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东部,亦即起自潮州的万里石塘;涨海的南限之西为西沙群岛,即日后与交趾、安南交界的万里石塘^⑤及其海面。这是隋唐及其以前,中国之境的涨海是以石塘或万里石塘及其海面的东、西两至,作为涨海南限之东、西两至的界限。到了宋代,涨海的范围,不但包括原有的万里石塘(东沙、中沙、和西沙群岛)及其海面,而且扩展到千里长沙(今南沙群岛)及其海面。于是,自宋元历明清,涨海的范围都是以“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作为“天地所设以堤防炎海(涨海)之溢者”也^⑥。“则琼之海,其涨海乎”^⑦,亦即琼海以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为天堑险阻之限^⑧。这时候,中国之境的涨海界限:其东,为东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东部的万里石塘;其南,为南沙群岛(石塘)及其海面;其西,为西沙群岛——西部的万里石塘及其海面。自宋以来,中国之境的涨海,其范围正与今天我国南海的海域范围相同。

(1)唐代振州“西南至大海千里”所抵达的海界

唐代振州“西南至大海千里”的海界,在占不劳山的海中,与环王国界交接,据《旧唐书》地理志说,振州四至八到,其“西南至大海千里”。用直角三角形勾股定理,求得振州(中唐以后振州治吉阳,即今藤桥)^⑨“西门至大海千里”所到之处,约在今北纬15.7°、东经106.9°,此处殆即当时之占不劳,今之大沽岛(北纬15.9°、东经108.5°),二者经纬度误差,纬度为0.2°,经度为1.6°,按照当时的测量水平,经度误差在1°—2°之间,还不算是误差程度的最大限度,比之日后西洋人对经度计算之误差,有时候达到5°—6°,相对来说,是好得多了,那么上述经度误差在1°余,还是允许的。由上

所云,获悉唐代振州西南至大海千里,也就是以今天大沾岛作为海界,大沾岛以南是外国海界,亦即唐代的环王国界,大沾岛以北是中国海界,属于唐代振州西南所到的海境。

(2)唐代的西沙群岛是位于中、外交界处的占不劳山以东,它是属于中国海境的界限之内

在唐代的中外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从中国广州航行到外国去,西南行,到了占不劳岛(北纬 15.9° 、东经 108.5°),才到达环王国界,这段航程全程需要十日(实足九日)。换句话说,在占不劳岛或北纬 15.9° 以北,就是中国之境的海面,自广州出海,航行了头尾十日(实足九日)于中国海的海面,才首先抵达外国国境的环王国界——占不劳。反之,由外国前来中国,过了占城国界(即环王国界)之后,在中国海面上航行三日弱,可以抵达涨海岛(Sendji 或 Senji 岛,即中国岛)^⑥,再航行七日(实足六日)便可以抵达广州或屯门山。抑或另据阿拉伯人的记载,自占城国界航行到广府,全程需要十日^⑦(每日为三日程,共三十日程或一月程),其中仅为经过礁石、暗滩丛生的中国门(即今西沙群岛及其暗礁沙滩),需要七日程(或头尾八日程)^⑧。这段航行,都是东北/西南方向,七日程即 $2\frac{1}{3}$ 日,或 2.33° 的天文经度,用勾股定理求得其东西距离应为经度 1.6° 、南北子午线为纬度 1.6° 。如今,西沙群岛:在东经 111.2° 至 112.9° 之间,其距离为经度 1.7° ;它又在北纬 15.7° 至 17.1° 之间,其距离为纬度 1.4° 。二者相较,经度相差 0.1° ,纬度相差 0.3° ,还是相当确实可靠的。由此看来,阿拉伯人所记载的有关航行通过中国门这个礁石、暗滩丛生的海域,需时七日程(东北/西南方向的航行日程),同时也是西沙群岛南北纬度(1.4°)和东西直线经度(1.7°)的距离。

为了便于对照,下面列出唐代中外记载和航程距离的对照表^⑨(海行1日=3日程):

唐代及其前后时代有关西沙群岛的
中外记载和航程距离的对照表

航程距离(日)	西沙群岛	航程距离(日)	备注
林邑东南 陵加钵拔多洲←	焦石山	← 广州	《隋书》赤土传
占不劳山 西南三日 (在环王国二 ← 百里海中)	象石	南二日 西二日 东南二百里 ←九州石←一屯门山←	广州 贾耽 (《广州通海夷道》)
不劳山环王 西南三日 国界 ←	九乳螺石	西南七日 东南四百里 ←一屯门山←	广州 (宋)曾公亮 (《武经总要》)
Sendul 50A Fulat →	经中国门七日程 (或八日程)	—————→ 共一月	广州 (苏莱曼游记)
Sendul 共一月 Fulat		—————→	广州 伊宾柯达贝 (《郡国及其道程》)
almaid 三日弱 乌里密 →	Senji 岛 涨海岛(中国岛)		伊德里西(《地理书》)
almaid — →	经中国门	—————→ 共十日,至	广州 伊德里西(《地理志》)

从上表可以看到当时中、外的界限,是以占不劳山为界,亦即纬度 15°余至 16°以南,是环王国界,以北,是中国之境的海面。唐时交趾,尚属唐朝,所以在 16°左右以北,便没有出现要以经度多少度,作为交趾洋与中国之境的海面之间的界限,不象日后宋元明清那样,皆以交趾洋作为与中国之境的海上划界。由此,唐时自环王国界的占不劳山以后,所航行的海面,都是中国之境的“海”或“大海”,而当时的西沙群岛,无论是被称为焦石山、象石、象渚、九乳螺石和中国门、涨海岛(中国岛)等等,都是位于环王国界占不劳山以北的中国之境的海面,西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的,此亦其证之

一。总之，大沽岛在唐时就是中国海境与外国海境的交界处，基本上在北纬 15° 余作为分界线，以北属中国，以南属环王(占城)国。由于交趾在唐时还是属于中国，所以不存在中国与日后交趾国在 15° 余以北的海界如何划分的问题。这个问题，要等到唐末以后交趾国建立，尤其到了宋代，才出现交趾洋与中国海的海界应如何划分的问题。(下面第四节第2项，对交趾洋在何处作为交界线，有专项论述)。

二、宋代中国之境的南海海域及其 与外国交界的界限

宋代，中国之境的南海，在西安碑林所存《华夷图》刻石^①之中，可以见到海南岛之南的南海，它与东海一样，都属于中国之境的海域。在宋代所绘《舆地图》^②之中，有南海诸岛自占城开始的南海。

据唐、宋史籍记载，对中国之境的南海，时或简称为“海”或“大海”^③，由于中国之境的南海，是我们自己的，故以共称的“海”或“大海”称之，有如父母疼爱自己的小女儿，不叫他们的名字，而喜欢用共称的小囡、婴仔等等爱称以称之。对江、河也是这样，如称长江曰“江”、黄河曰“河”，所以南海亦仅曰“海”，其理亦然。

早在唐代及其以前，海外交通有了更进一步地发展，并对中国之境的南海和外国之境的南海——南海诸国的南海^④，是有所区别的。有时候，把中国之境的南海以南之国，称为“海”、“南之国”^⑤。中国之境的南海这个海，海内为中国，海外为外国。

到了宋代，中国之境的南海，这个“海”仍然作为区别中、外的海域界限，在这个“海”的南面，是外国的南海诸国的南海^⑥，在这个“海”的东南面，是“东南海上诸国”，这个“海”的西南面，即西南海^⑦。较与中国靠近的海，有当时的交趾洋(今北部湾)以及占婆洋

(越南中部海面)和昆仑洋^⑤，凡是越过这个“海”的海域以外，到达上述中南半岛东岸之国及其以南诸国的海面，那就是西南海诸国的海面了。所谓从万里石塘“越海诸国”^⑥就是这样的意思。

海外诸国，其与中国的海域界限，是以中国之境的南海这个“海”作为界限。(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海外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正南诸国，三佛齐其都会也。东南诸国，闍婆其都会也。西南诸国，浩乎不可穷，近则占城、真腊”等国^⑦。这里，对这个“海”说得很明白、透彻。中、外界限，就是以这个“海”为界限，“海”以内，是中国之境，“海”以外，才是“‘海’外诸蕃国”，并以这个“海”为主而立方隅，从而才有东南海诸国、南海诸国和西南海诸国的区分。

作为中、外界限的中国之境的南海，这个“海”到了宋代，仍沿袭唐时旧称，曰“海”或“大海”。(宋)《琼管志》说：琼管(今海南岛)，“其外则乌里、苏(密)、吉浪之州，南与占城相对，西则真腊、交趾，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⑧。这是说，海南岛的外面，其四周围被这个“大海”环绕着。这个“大海”从西北至东南，与“大海”之外所接连的外国地方是：其西北端接外国的乌里州(今越南的顺化、广南)^⑨，或其海面的乌里洋^⑩，其东南端接外国的苏密、吉浪之州。“大海”之南，为外国的占城，“大海”的西面之南为真腊，“大海”的西面之北，为外国的交趾，“大海”的东面，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中国之境的南海，这个“海”或“大海”之东，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历来就是这个“海”中的天堑险阻，过了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及其海域的长沙海、石塘海^⑪，就是中、外界限以外的外国之境。(宋)“《诸蕃图》有所谓石床(石塘)、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⑫，就是说，在中、外界限的这个“海”之内，有“石床、长沙之险”，过了这个“海”的界限(石塘海、长沙海)之外，就是外国。石塘或万里石塘及其海面的范围，相当广阔，东起广东潮州附近的东沙群岛及其海面，中间经过中沙、西沙群岛，然后止于南沙群岛的西群及其海